

不追影星歌星 学先进争奉献 五环三年推出34名“职工明星”



本报讯 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涌现出新的“追星一族”。日前，该公司又有10名生产第一线的佼佼者被评为“十佳质量明星”，6位女民兵荣获光荣榜。至此，这个公司坚持每月评选生产明星、3年推出的340名“星级”人物，女基干民兵就占了132名。

五环集团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润位居全国92家大中型纺织企业第一。从1991年上半年开始，公司武装部、团委和劳动竞赛委员会联合在全厂民兵、团员青年中开展了评选“十佳质量明星”活动，引导广大民兵立足岗位，苦练技术，优质高产，为企业振兴出力流汗。通过这一评选活动，崇尚生产标兵，争当质量明星，成为女民兵们的共同追求。女基干民兵杨红霞和张红娥分别打破了陕西省纺织总公司同工种纪录，双双分别连续三次荣登“明星”榜首。细纱车间女民兵班班长吴晓莉和孙金艳，不追“歌星”、“影星”，不迷时装、舞厅，立志岗位成才，右手食指被高速飞转的细纱勒出一道血口，仍痴心苦练操作技术，参加了全国纺织战线职工工种表演竞赛。

(岳启华) ③

宝叉五厂重奖科技人员

本报讯 宝叉五厂最近拿出55.5万元重奖为振兴企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其中有一人一次得最高奖金达3000多元，此举在省内同行业反响强烈。

近三年来，宝叉五厂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引进和开发并重，先后对企业科技人员实行了科技奖励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科技进步奖励基金、企业效益奖等四项奖励。去年，该厂新产品开发基金达100多万元，科技进步奖励基金达100多万元，企业效益奖达100多万元。去年，该厂新产品开发基金达100多万元，科技进步奖励基金达100多万元，企业效益奖达100多万元。

宝叉五厂科技人员，在科技奖励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科技进步奖励基金、企业效益奖等四项奖励中，共获得奖金55.5万元。其中有一人一次得最高奖金达3000多元。

(冯顺成 周玲) ③

全省先进女职工、先进女职工干部、先进女职工集体名单

先进女职工 (12名)

符翠玲 宝鸡县原信社信贷员
周春玉 国棉四厂织布值车工
朱琳波 西安供电局技协
呼秀珍 铁一局咸阳中特教教师
郝青梅 西北机器厂车工
杨咏梅 金堆城铝业公司职工医院护士长
孙 肇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王淑华 陕西压延设备厂工人
黄宝珍 陕西东方机械厂802班班长
党纯萍 宝鸡火车站货运员
唐月侠 咸阳市医药总公司经营部经理
刘桂书 飞行试验研究院中学教师

先进女职工干部 (8人)

冯林焕 韩城矿务局下峪口矿工会女工部部长
张珍珍 陕西煤原航空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晓云 汉中地区运输公司客运站党支部书记
吴玉华 西安化工厂工会女工委主任
程翠凤 陕西柴油机厂工会女工委主任
姚爱珍 铜川市总工会女工委主任
董海琳 陕西兵器工业工会女工委副主任
李志芳 神木县总工会女工委主任

先进集体 (10)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工会女工委
韩城矿区工会女工委
西安华山机械制厂工会女工委
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工会女工委
陕西澄城县总工会女工委
西北国棉三厂工会女工委
宝鸡水泵厂工会女工委
渭南地区邮电局工会女工委
黄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
铜川市东风建材厂工会女工委

(1994年3月3日)

莫让“奖励”变味

□王威阳

长期以来，奖励是作为上级给予下级荣誉或财物的鼓励。然而，上海市一破常规，由来自各行各业职工代表，给荣获“百佳公仆”称号的领导颁发红花，向他们颁发奖品奖状。笔者以为此举虽好，却也令人担忧。

因为它有可能被一些精明绝顶的“歪嘴和尚”会走了调，也使一些企业、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一改其意，利用年末岁首打着“职工奖励”的幌子，全身心投入为自己的主管上级及领导、小团体、亲朋发奖励，而且有理有据，“上级领导对我们一年来的工作支持很大，十分辛苦，我们应当感谢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于是，少则八、九百，多则一、两千就名正言顺地“奖”进上级领导的腰包。你奖励，他奖励，咱们也奖励，甚至造成了企业之间的相互攀比。有的领导因此获得了一笔可观的“上贡”金。而这些主动为上级奖励的下级，也在年底得到了许多不易得到的或者不该获取的“奖励”。

这种打着“职工奖励”的幌子，无疑是一种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的权钱交易行为，它不仅坑害国家、损集体、肥个人，而且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②

工人赵德华教子有方 五个儿女全部考上大中专

本报讯 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工人赵德华，五个儿女全都考上了大学、中专和电大等院校，在偏僻的矿区传为佳话。

今年53岁的工人赵德华，是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运输区的一名普通工人，妻子翟秀月在矿小学工作。在他们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5个儿女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全都考上了大学、中专和电大等院校，其中有4个孩子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大儿子赵曙光，1985年考上西安矿业学院，1988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黄金分公司的东岭金矿工作；二儿子赵建，1987年考上兰州大学，1991年被分配到新疆哈密石油研究院工作；三儿子赵方，去年也考上了省电大。两个女儿也都已经中专毕业，一个做了教师，一个当了护士。他们五个子女成才的佳话，为这个偏僻的矿山增添了光彩。

(戚建设) ②

日夜奋战除歹徒

高压开关厂公安科擒拿记录

元月2日以来，西安高压开关厂公安科连续收到多名群众报案，称有歹徒光天化日之下在厂内宿舍用菜刀抢劫，敲诈职工现金。接到群众的反映和报案后，公安科立即组成专案组。

2月2日中午13点，29岁的西郊一霸陈勇，(外号陈大头)前往该厂6号楼东边楼梯拐角处，有意低头碰撞退休工人张某，随后坐在地上声称自己被碰伤，要张某为自己掏钱看病，争辩时陈勇殴打10多分钟后，竟用烟头刺伤张某的眼睛，并强行搜身抢走40元钱，厂公安科接到群众的再次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将陈勇抓获，追回了赃款。经审查，陈勇于1月29日中午，手持菜刀闯进单身8号楼515房间，抢走一名女工、两名男青年现金共270元。

元月至今，仅陈勇自己记忆中抢劫敲诈4次，共7人，现金300元。从1984年开始，陈勇曾因吸毒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和强行禁烟。此时正在受审的陈勇又设法外逃，公安干警为追捕逃犯，日夜奋战，四处设网。专案组的同志在桃园路蹲点守候4小时，后经通湖分局和西安公安处大力支持，终于于24日下午将陈勇绳之以法。

追捕的24个小时里，西开厂公安科干警滴水未进，奋力奔波。当不少群众听说厂公安科克服重重阻力，将这一到处作恶、横行霸道的歹徒抓获时，有的上街买来鞭炮放了起来……

(邢德朝) ②

工人赵德华教子有方 五个儿女全部考上大中专

本报讯 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工人赵德华，五个儿女全都考上了大学、中专和电大等院校，在偏僻的矿区传为佳话。

今年53岁的工人赵德华，是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运输区的一名普通工人，妻子翟秀月在矿小学工作。在他们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5个儿女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全都考上了大学、中专和电大等院校，其中有4个孩子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大儿子赵曙光，1985年考上西安矿业学院，1988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黄金分公司的东岭金矿工作；二儿子赵建，1987年考上兰州大学，1991年被分配到新疆哈密石油研究院工作；三儿子赵方，去年也考上了省电大。两个女儿也都已经中专毕业，一个做了教师，一个当了护士。他们五个子女成才的佳话，为这个偏僻的矿山增添了光彩。

(戚建设) ②

新闻漫画

“报名”

小学开学之际，在城固县某小学门前出现了抱着啤酒瓶去报名的怪景象。学校规定交学费的同时还得交20个啤酒瓶子，许多家长只得将收废品的个体户处以每只3角至4角的价格买瓶子去交。

方勇

电视预告

3月9日 星期三

21:11连续剧：白领生涯(4、5) 十频道

20:30连续剧：包青天(7、8) 十九频道

20:10连续剧：康熙大帝(14) 四频道

3月10日 星期四

20:42连续剧：平南洋(1、2、3) 八频道

20:30译制片：4587在行动(1、2) 十频道

20:30连续剧：包青天(9、10) 十九频道

20:10连续剧：康熙大帝(15) 四频道

3月11日 星期五

20:31秦之声：省首届群众秦腔赛颁奖会 22:51连续剧：平南洋(4) 八频道

20:50译制片：4587在行动(3、4) 十频道

20:00连续剧：包青天(11-13) 十九频道

20:10连续剧：康熙大帝(16) 四频道

六·一八所重奖贡献突出者

本报讯 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六一八研究所最近重奖了40名有突出贡献者。其中科技人员20名，工人和管理干部各10名。

这次重奖该所拿出了5万余元。其中奖励最多者获得3000元，最少者亦得到1000元。这一重大举措，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和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许多职工说：贡献大就应该多奖，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杨银锁)

旅客让我采访她

——西安火车站服务员索文珍小记

乘275次直快列车回咸阳。对面一位旅客得知我是记者，便央我写一个人，我问谁，他说是西安火车站进站口一位女服务员，我说：“那你就说一件值得写的东西吧。”下面就是他向我口述的两件小事：

我叫张权利，兰州市二中物理教师，咱省白水人。1988年来西安开会，其间我约老父一起去兰州。预购的车票和父亲赶来西安的时间是同一时间，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虽然名字不知，模样还是记的。真巧，一找便找到，我拿出电报给她看，并再次求她帮忙，她面有难色，说：“票很紧张，我试试。”半个小时同一天，到发车之间只有20分钟。父亲腿有残，靠单拐行走，只能在站台上接人，然后不出站上车，时间方够用，可是旅客下车要从两个地道口走，我只能守一个，那个口谁来守？情急之中，我想到那车站服务员帮忙，当时碰到的就是这位女服务员。她二话没说，便同我一起进站，顺利地接到父亲，她又亲自把我父子俩送上车。当时我问她姓名，她没有说，我只得默受人好。无独有偶，去年春节回老家，阴历正月十四，兰州来电，说妻子病危，召我速回。赶到西安，人山人海，别说当天走，三天后的车票都买不上。走投无路时，又想起四年前帮我的那个服务员，